中正漢學研究
2025 年第一期（總第四十五期）
2025 年 6 月 頁 235~250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俄羅斯遠東的天后廟碑：一段未知的北地東亞文化交遇

傅樂吉、王任君*

摘　要

距俄羅斯遠東區符拉迪沃斯托克約 60 公里的穆拉維因納亞灣，近年發現一方鐫有「廟誌」碑題，雙面刻記共 400 餘字的漢文石碑。這方可上溯至 1894 年的碑記尚未獲得學界注意，而筆者有幸研讀碑文，發現當中記錄了此地曾經存在一座供奉媽祖的「天后」廟。

媽祖是華人圈最負盛名的女神，在中國沿海及東南亞僑區都有廣大信仰社群。但我們大概不會預期在俄羅斯遠東如此偏遠的北地，也能發現媽祖廟的蹤跡。據碑文記載，這座位於大崴子灣（今穆拉維因納亞灣）廟宇，由此地聚集的華人所建，藉之感謝天后聖母庇佑財貨日增，「華夷相安」的神恩。

本文將介紹廟碑發掘背景，透過遺存碑文隱含的線索，關照其與立碑時期的史實所存在的可能關聯。經由這篇初步的探討，筆者希望將這個特別的發現帶入學術討論範疇，為媽祖信仰在世界各地的流傳，以及 19 世紀俄羅斯遠東華人社群發展，尋回被遺忘的一頁。

關鍵詞：中俄關係、俄羅斯遠東華人史、華人移民社群、媽祖信仰、廟碑

* 傅樂吉：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考古與民族誌研究所首席研究員；王任君：唐獎教育基金會漢學獎專員

An Unexpected East Asian Cultural Encounter in the North Land: *Tianhou* Temple Stele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VRADIY Sergey、Grace Wang Jen-chun*

Abstract

The two-sided stele inscribed with the title "*Miao Zhi*", "Temple Gazetteer", written in over 400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dated to 1894, was found in recent years at Murav'inai͡a Bay, about 60 km away from Vladivostok, Russian Far East. The author had the luck to read the stele and found it dedicated to a *Tianhou Miao*, Temple of "Celestial Empress", which is an official title conferred by the Qing emperor to Mazu. This stone receives no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the temple itself has unfortunately gone.

Mazu is the most well-known Chinese goddess who has the greatest population of believers, mostly among the Sinosphere. Her worship spread throughout China's coastal regions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 but one may not expect to see a Mazu temple in a northland as remote as Vladivostok, Russia. The surviving classical Chinese text tell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mple in the Tavaĭza Bay (present-day Murav'inai͡a Bay), where the Chinese had accumulated in large proportions. As the text states, the temple was contributed to the divine mercy of the "Celestial Empress and Sacred Mother" in gratitude for the constant growth of wealth and peaceful life in mutual harmony of the "Chinese and barbarians".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ele discovery. From messages revealed in the context and clues of the remains, the author will examine the possible connection of this unique case to historical facts that happened around the time of the temple' s construction. By bringing up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put forward more academic discourses, recovering a forgotten page of Mazu belief circul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19th-century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Keywords: China-Russia Relations, History of Chinese in Russia Far East, Chinese Migration Community, Mazu Religious Belief, Temple Stele

* VRADIY Sergey: Leading Research Fellow , Institute of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of Far-Eastern People of the Russia Academy of Sciences Far-Eastern Branch; Grace Wang Jen-chun: Secretary of Tang Prize in Sinology, The Tang Prize Foundation.

一、楔子

石材可以恆久流傳，因此我們的祖先運用石碑刻記歷史事件。而在印刷技術發明以前，人們就開始運用摹搨碑刻，借此傳播歷史、地理、天文、民族與民間傳說的知識。

屬於道教系統的媽祖信仰源於 10 至 11 世紀的福建省，隨後廣泛傳播至包括山東、遼寧、浙江、廣東、江蘇、安徽等等中國沿海省份。隨著商船、海員及旅人的足跡，媽祖信仰遠渡重洋，在臺灣、日本、東南亞、澳洲，北美，甚至非洲開枝散葉。

對於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華人廟宇歷史，目前所知甚少。我們大概只知道當地的原住民與中國人曾在森林中、巨石旁或山道的頂端，建造大小不一的神龕，祭祀神靈。而這些神龕附近通常有海、河流、湧泉等水源。在比較大型的聚落，則建有居民共同祀奉的神壇。隨著時間推移及人為因素影響，這些禮拜場域漸消失，但在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及探險家留下的文獻，仍可發現相關描述與位置紀錄。

且看著名的俄羅斯遠東探險家、民族學家及小說家阿爾謝尼耶夫（Arsen'ev Vladimir，1872–1930）如何描述這裡的神壇：「在所有穿越山嶺的道路上，尤其是山口，到處都能看到用木頭或石頭搭蓋的小型神龕，內有神像。這些神龕是中國獵戶和蔘林獵人所建；在神龕附近的樹上，懸掛著寫有墨字的紅布條」。[1]

1896 至 1897 年間，俄國文學教師布雷洛夫斯基（Brailovskiĭ Sergeĭ，1861–?）在濱海邊疆區進行了二次民族學考察，他的筆記提到多數中國「神壇」（kumirnia͡）[2]是這樣類似的構造：「這是個小建築，面積約四平方俄尺，[3]以秸稈葺成硬山式屋頂……整體為木造結構，後牆、側壁平整地砌著粘土，正面塗上了紅、黃、白、黑色。入口為雙開門，上方是一架有兩根支柱的雨庇。距離門口約一俄丈[4]處豎立了兩根高約三俄丈的紅木柱，帶有各種裝飾，頂端是漆金的矛尖狀。對門的內牆則貼有類似我們的宗教畫象的不同神明畫；包括天王「老爺」、雨神「龍王」、馬神「馬王」、財神「善人」、戰神「后羿」及農神「土地」[5]等等。神像前是一個長形祭桌，放著五個紅木碗、兩座燭檯。其他牆面掛著書有漢字的牌匾，可能寫著禱詞」。[6]

---

[1] Arsen'ev V.K. “Kratkiĭ voenno-geograficheskiĭ i voenno-statisticheskiy ocherk Ussuriĭskogo kraia͡” in *Nauchn o-prakticheskie publikat͡sii, otchety, doklady. 1906-1916*, edited by Sokolov V.N. and Egorchev I.N., Vol. 3 of *Sobranie sochineniĭ v shesti tomakh* (Vladivostok: Rubezh, 2012), p. 214.

[2] 俄語詞 *кумирня*，意指有偶像的異教小型敬拜場所。

[3] 俄尺 *аршин*，舊俄長度單位，約等於 71 公分。

[4] 俄丈 *сажень*，舊俄長度單位，約等於 213 公分

[5] 以上引號內神祇名為原文音譯。

[6] Brailovskiĭ S.N., *Tazy ili udikhė: opyt ėtnograficheskikh issledovaniĭ* (St. Petersburg: Printing House of V.P. M eshchersky, 1902), p. 182.

透過俄國民族學踏查記錄，我們對這裡的華人廟宇有了粗淺的認知，以下將繼續討論濱海邊疆區穆拉維因納亞灣（Murav'inai͡a Bay）的居住人口，以及一塊近年發現的特殊石碑。

二、19 世紀末的俄羅斯遠東華人社群

19 世紀下半，俄羅斯遠東地區的華人人口顯著增長。林業、農業、礦業、建築、公共建設等都大量雇用廉價的中國勞力。也有許多中國人從事農業或商業，經營酒館和洗衣店。部分人口長期定居於俄羅斯，另一部分則是季節性移民；有些群聚於城區，有些則散居在俄羅斯遠東的廣袤土地。

聚居的中國、韓國人在城市內形成了街區（俄語稱 slobodka），而地方政府則試圖規範其發展。在俄羅斯學術界已有一些討論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海參崴）、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伯力）及布拉戈維申斯克（Blagoveshchensk，海蘭泡）等遠東城市內華人聚落史的研究。[7]然而，對於城外的中、韓聚落及其人口活動的記載相對稀少；可歸因於史料的匱乏。

華人將其傳統、習俗及文化元素帶進了鄰國，更進一步地在日常生活到宗教信仰的各個場域和在地居民交融。在 19 世紀末，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羅夫斯克等城市出現了華人廟宇（如圖一）。



圖一、1903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華人廟宇[8]

[7] Nesterova E.I., “Atlantida gorodskogo masshtaba: kitaĭskie kvartaly v Dal'nevostochnykh gorodakh (konet͡s XIX – nachalo XX v.),” *Ethnographic Review* 4 (2008): pp. 44–58. Sorokina T.N., “Kitaĭskie kvartaly dal'nevostochnykh gorodov (konet͡s XIX – nachalo XX v.),” *Diasporas* 2/3 (2001): pp. 54–74. Ancha D.A. and Miz’ N.G., *Kitaĭskai͡a diaspora vo Vladivostoke: stranit͡sy istorii*, 2nd ed. (Vladivostok: Dal'nauka, 2015).

[8] “Kitaĭskai͡a kumirnia vo Vladivostoke,” *V pamiat' piatidesiatiletiia osnovaniia goroda Vladivostoka i prisoedineniia Ussuriiskogo kraia, 1860–1910*, comp. Matveev, N.P. (Vladivostok: Elektro-tipografiia gazety “Dalekai a Okraina,” 1910), https://lccn.loc.gov/2018759897.

三、漢字廟碑出土

社群的歷史由其成員組成，廟宇的歷史則由文字紀錄；廟碑是保存一座廟宇及其信仰社群最重要的史料。

「I͡unost'」（俄語意為「青春」）兒童康樂營位於日本海烏蘇里灣西北岸景緻優美的穆拉維因納亞灣；舊稱「大崴子」。此地原為煤礦開採及石灰燒製地，如今則是濱海煤炭公司（Primorskugol LLC.）員工子女的休憩場所；到了夏天，這個海岸營區供應孩童留宿。

營區一棟建築旁有塊刻著漢字的石碑。據營區前任主管格里岑科（Grit͡senko A.P.）回憶，[9] 2004 年春天在這一帶整地時，從一個淺坑中發現了這片石板；它被清理後拖移至住屋旁，現在仍位於原處。

這方石碑彷彿自然而然地融入了這裡的景觀（見圖二），直到有人察覺到它的特殊性，並尋求專家意見。2006 年，當地居民向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考古與民族誌研究所申請學術調查。同年深秋，該所學者與當地《符拉迪沃斯托克》報紙記者及一位佛教喇嘛前往穆拉維因納亞灣考察。



圖二、〈廟誌〉石碑保存現況（筆者攝）

[9] 2022 年 7 月筆者訪談筆記。

其後不久，《符拉迪沃斯托克》刊登了一篇以〈佛祖之第：大崴子古代廟宇遺跡發掘〉為題的考察報導，簡要敘述了這個「轟動性的發現」。[10]文章記載，營區守衛轉述了父親的口述記憶：他的父親自小在此成長，曾擔任林務員及燒製石灰的師傅。父親記得，很久以前，在附近滿布針葉林的山坡上，有一座紅柱瓦頂的廟宇——根據這段口述記憶，我們可以推測這方石碑或許是那座廟宇的遺物。



圖三、〈廟誌〉碑陰照片

這塊長方形石碑上部兩角削斜，下部斷裂。現存高度短至 155 公分，長至 165 公分，寬 65 公分，厚度最小 22 公分，最大 25 公分。碑陽頂部橫刻「廟誌」二字，字高 10 公分，字寬 15 公分。其下直書的碑文每字約 3 乘 3 公分，共 13 行；由於石碑下半斜切斷裂，底部 5 至 10 公分範圍已剝落，部分文字無法辨識。現存每行 26 至 30 字；書明立碑日期的第 13 行字數較少。石碑可見藍、黃、棕色漆痕，或可能是營區住民塗畫。碑陰刻有「護國祐民」四個大字（見圖三）[11]，每字大小略異，高 24 至 34 公分，寬 20 至 26 公分。

報導稱，隨行的喇嘛在現場誦讀了一段《心經》；由此可知前往考察的一行人似乎推測這塊石碑與佛教有關。另一方面，考察學者對這件文物進行測量，並表示其獨特意義在於——此前濱海邊疆區已發現數座建於 7 至 10 世紀的佛教寺廟，卻未見漢文石碑。[12]

對照這個濱海邊疆區發掘的廟碑，我們可以略為延伸討論俄羅斯遠東著名的永寧寺。永寧寺 1413 年建於阿穆爾河（黑龍江）江岸，是中國明朝官修觀音寺；廟址距河口 153 公里，鄰近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名為「Tyr」的村落。

Tyr 附近的永寧寺因時間和人為因素而毀損，所幸有兩塊保存至今的寺碑，寺院的建造歷史得以流傳仍然，並經由翔實的記錄、研究在學術界獲得廣泛關注。碑文以漢、蒙、女真文記載建寺緣由，並敘述 15 世紀初明帝國宣揚皇威，加強北方邊疆影響力的大

[10] Kaliberova T. “Dom dl͡ia Buddy: na Tavaĭze naĭdeny sledy drevnego khrama,” *Vladivostok*, 159 (3745), 25 October 2006, pp. 1, 7.

[11] 石碑現橫臥於地（如圖二），無法輕易搬動，碑陰照片由 2006 年參與石碑考察行動的俄羅斯科學院研究員 Ivliev A.L.提供。

[12] 同註 10。

型軍事征撫。[13]這些曾經矗立寺址的石碑在 1891 年運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現藏於阿爾謝尼耶夫遠東歷史博物館（Vladimir K. Arseniev Museum of Far East History）。

大崴子灣海岸藏量豐富的石灰岩聞名遐邇。當地居民組成公司，由承包商負責採集、燒製和消解石灰，供應給符拉迪沃斯托克及濱海其他城市的建築市場。在大崴子居住的中國人也受雇進行伐木、收割和運輸木材。[14]有關此地曾經存在的寺廟，目前尚無文獻可考，但這塊石碑的發掘或許能幫助部分重建它們的歷史。

四、<廟誌>碑記釋文與初探

以下為筆者對碑陽現存文字嘗試進行的復原與釋讀，□表示字跡湮滅，依每行總長推斷缺漏字數；□內文字則是據前後文意、殘存筆畫，推測原字。

〈廟誌〉

謹按：《說文》庙訓貌，構宮塑像，□享祀昭誠敬也。社叢示、叢土示、地神□□□□壇無寶，製虽不同，其為鑄金之遺意則一。故德被萬世者，立廟以祀之； 功在地方者，立社以祀之。我朝列 聖相承，迄今已二百餘年，光被表，格上下，神示相和呵護，靈應層見迭出。惟天后 聖母，其顯佑為尤著，嘉號榮封，凡海口□□，立庙以致祭。海參崴僻處東溟，距京師萬里，迩來榛柞日闢，財貨日增，商賈輻輳，華夷相安，皆神力也。東去百餘里，有此謂大崴子者，為華人蟻聚之處，□□錫福，咸被鴻庥，使非立庙致祭，何以仰答神功？有首事 張鳳齡、周興和唱義，捐納□□，好善諸君子，助捐制錢若干，乃拓地營工，於 光緒甲午年甲戌月而功成。主像為天后 聖母，陪像為地示諸神，於鑠哉！詢盛事也。安瀾靜浪，帆檣媲□□之航，山奠土平，磅礴凝器車之瑞，庥和詎有量哉！工竣後，撰文勒石置諸庙□，一以誌創建之盛舉，足驗聲靈；一以貽後之覽者，成東助於無穹云。

公會郝殿臣、郭求□、□□云、林□賓、徐照東、曾文同、梁 寶、石廷木、□□□、□□□、紀福柱仝立

王錦廷、王國章敬書

大清光緒貳拾年九月吉日

[13] 永寧寺碑研究專著可參見：Artem'ev A.R., *Buddiĭskie khramy XV v. v nizov'i͡akh Amura* (Vladivostok: K and partners, 2005).

[14] Ancha D.A. and Miz' N.G., p.12.



圖四、〈廟誌〉碑陽現存文字與筆者釋讀對照

全文開宗明義，援引《說文解字》訓解「廟」字——「謹按：《說文》庙訓貌，構宮塑像……（下缺）……享祀昭誠敬也」，[15]闡明廟宇是為透過祭祀表達誠敬而存在。有趣的是，由於成於光緒年間的〈廟誌〉原文並無句讀，開篇連寫的「文」、「廟」二字曾在碑記出土後引發部分討論，誤以為這是一座祭祀孔子的「文廟」。[16]

誌文更進一步引用《尚書・堯典》之「光被四表，格於上下」[17]頌揚本朝列代聖王有德，蒙獲神靈呵護，其中又以沿海地區崇敬的「天后聖母」護佑尤為顯著，即使是去京萬里的僻地海參崴，都能財貨日增，「華夷相安」，是而「使非立廟致祭，何以仰答神功」。

1860 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烏蘇里江以東的臨海區域成爲俄羅斯領土。在這裡，也就是現在的俄國濱海邊疆區，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即〈廟誌〉中的「海參崴」。

這使我們想到另一座時代相近，與清俄「華夷」關係有所淵源的天后廟。原立於黃浦江畔的「上海天后宮」因清末劃入法租界而改建為碼頭。1879 年，光緒帝派遣崇厚

[15]《說文解字・廟》：「尊先祖皃也。从广，朝聲。眉召切。」（〔漢〕許慎：《說文解字》，〔清〕《欽定四庫全書》本，約西元 18 世紀），卷九下，頁 6 下。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4419&page=128。

[16] Kaliberova, p.7.

[17]〔宋〕蔡沈：《尚書集傳》（〔清〕《欽定四庫全書》本，約西元 18 世紀），卷 1，頁 1 上。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115&page=15。



圖五、遠東濱海邊疆區地圖（局部）[18]

（1826–1893）出使俄國，要求歸還新疆伊犁地區。崇厚於行前疏請重建上海天后宮，以俾將由上海出航的使節團祭祀，並建議酌撥出使經費建宮；但因出使經費係由海關稅收酌撥，並無定額，難以調度。最終上海天后宮至 1883 年（光緒十年）方得重建。[19]

廟碑所在之處「大『崴』子」地名意指水流或山勢彎曲之處；在此附近確有一條「大崴子河」，河彎處曾有許多華人聚居，在 20 世紀早期的俄國地圖上（如圖五），我們可以看到許多「Фанзы」（*Fangzi*，房子）的標示，而大崴子所屬區域就稱為「Майтун」（*Maitun*，螞蟻屯），[20]誠如碑文所形容的「華人蟻聚之處」。70 年代初期，「螞蟻屯」更名為「穆拉維因納亞（Murav'inaĭa）」，俄語詞意仍為「螞蟻屯」；「大崴子」地名消失。但至今，濱海地區許多居民仍習慣將此地稱為「Tavaĭza」，即「大崴子」。

碑文記載建廟籌備工作是由二名首事唱義，另有 11 人共同組成公會，文末也有碑文作者二人署名；很遺憾的是，這總共 15 個人的姓名，多已殘缺，即便姓名完整者，目前也尚未在檔案文獻尋獲有關紀錄。另外，文中提到響應建廟者捐助的資金是「制錢」，中國官鑄貨幣，我們或可推測在這項工程過程裡有中、俄之間的金錢流動；這些制錢從

[18] General'nyĭ shtab RKKA, *Karta RKKA Primorskogo Kraia Masshtab 1:100,000* (1936). https://retromap.ru/1419364_43.264393,132.25358.

[1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合編：《清代媽祖檔案史料匯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頁 372—376、401。

[20] Solov'ev F.V. *Slovar' kitaĭskikh toponimov na territorii Sovetskogo Dal'nego Vostoka* (Vladivostok: Institute of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of the Peoples of Far East, 1975), p. 66.

何而來？流向何處？若能找到相關經濟活動史料紀錄，應可從此角度切入，繼續追究這座天后廟存在的背景。

柳宗元〈封建論〉有言：「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21]〈廟誌〉以「榛狉日闢」形容的海參崴逐漸開化文明的發展；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符拉迪沃斯托克人口快速增長，經濟繁榮發展，逐漸轉變為遠東地區的文化經濟中心。對當地華人來說更重要的，可能是碑文所說的「華夷相安」。

〈廟誌〉記載這座天后廟內除了主像天后聖母，還有地示諸神為陪像。一般所見華人寺廟，多非純粹祀奉單一宗教神祇，而結合了不同信仰的崇拜對象。俄羅斯著名漢學家阿里克（Alekseev Vasiliĭ Mikhaĭlovich，1881–1951）1907 年與知名法國漢學家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一同前往中國田野調查，也記錄了這個現象；他的日記詳細描述了中國文化、宗教、民間信仰崇拜等等。而在參觀寺廟時，他注意到受祀對象是「佛教、道教與民間信仰崇拜的綜合體」——在賢相周公旁有佛像，廟中除了財神還有城隍，以及在每個中國鄉村都備受尊崇的土地神龕。[22]

綜上所述，大崴子天后廟既非《符拉迪沃斯托克》所報導的佛教寺院，也不是禮敬孔子的儒教文廟，而是一座道教海神媽祖與民間地祇信仰結合的廟宇。

我們從碑文中可以得知天后聖母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並被期望發揮的功能，是促進沿海地區商業活動平順發展，其中也寄託了立廟的華人信眾希望與當地居民和平共處的心願。那麼，究竟是什麼驅動力促使媽祖信仰往北向俄羅斯遠東地區擴張呢？

基於地緣，這個地區多數華人移工來自山東。其中部分人口於進入俄羅斯遠東以前，是在晚清北方政治與經濟動盪頻仍之際向東北遷徙，來到滿州；當時正值東清鐵路的修築勞力需求顯著增長。19 世紀下半葉起，俄羅斯遠東許多城市開始出現華商及小型華人社群。關於這個時期的移民活動細節尚待釐析，但我們可以判斷媽祖信仰極可能是由這些中國東北的移民引進俄羅斯。

我們現在已經難以還原外來宗教在俄羅斯擴散時，所引發的內部衝突與爭端，但可以知道，當年地方政府力圖阻止外來人口利用寺廟等禮拜場所來鞏固身分認同進而危害國家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自對於所謂有害的民間信仰的恐懼。

1920 至 30 年代，蘇聯政府強化反宗教政策，肅清禮拜場所，同時展開遠東華人強制流配，大崴子的天后廟或可能是在這個時期消失。

---

[21]〔唐〕柳宗元：〈封建論〉，《柳河東集》（〔清〕欽定四庫全書本，約西元 18 世紀），卷 3，頁 1 下—2 上。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3580&page=107。

[22] Alekseev V.M., *V starom Kitae. Dnevniki puteshestvii͡. 1907* (Moscow: Vostochnai͡a literatura, 1958), p. 62-63.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歷史上，中國官方擴大對海域政治影響力的政策型態之一，是認定，甚至介入，民間海事與海神活動——包括皇帝賜封媽祖后妃爵位，以及隨之大量興建的天妃／天后宮。[23]大崴子天后廟的建造，是否來自清廷的授意？清政府是否也有意藉由支持媽祖信仰，擴展其在邊界地區的影響力？這些問題仍有待深入探究。

五、小結

媽祖是華人圈中最著名的女神之一，在中國沿海地區及東南亞華僑社區中有著廣泛的信仰。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俄羅斯偏遠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竟也能發現媽祖廟的蹤跡。

這個在港埠都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近郊的獨特發現證實了，道教神祇媽祖在遙遠的俄羅斯北地也有信徒；這些來自中國的移民更在此建造了廟宇，答謝神恩。這是迄今俄羅斯境內唯一一座媽祖廟的證據，它也可能是近代世界最北的媽祖廟。這件重要的 19 世紀末碑刻文物記錄了俄羅斯遠東地區南部的華人社區生活史，迄今卻未獲得學界重視，[24]實應妥善保存，仔細檢視。

大崴子天后廟已不復存，它的遺跡仍待探尋。俄羅斯名作家黑多克（Kheĭdok Al'fred Petrovich，1892–1990）的短篇〈夢之神殿〉有一段詠嘆似乎正可為此代作小結；這篇小說收錄於《滿洲之星》，於 1934 年問世——當時大崴子天后廟應已圮毀——

> 「那麼，山上的瓦礫是來自那座建築物？」
>
> 「是的，神秘的旋風把成群的亞洲人捲到其他國家，也吹毀了這座宏偉的建築……但，毀壞牆垣並不能摧毀神殿！我想，只要人類繼續受苦，它就會一直存在，不過是轉化為其他形式……」[25]

[23] 濱下武志：《海的亞細亞：濱下武志跳脫陸地中心的史學視野，海洋如何奠定亞洲的貿易、移民、世界觀和國際秩序》（新北市：大家出版，2023），頁 249、254。

[24] 目前討論這方廟碑的學術專文僅有以下二篇： Vradiy, S.Yu. “Kamennai͡a stela bukhty Murav'inai͡a.” Izve stii͡a Vostochnogo instituta 3 (2019): pp. 6–20. Vradiy, S.Yu., “Khramovai͡a stela Matszu: ėpigraficheskiĭ pam i͡atnik na i͡uge Dal'nego Vostoka Rossii.” *Velikiĭ smysl vrat v Sokrovennoe: Religii, filosofii͡a i kul'tura Kitai͡a*. Edited by Belai͡a I.V., pp. 234–253 Vol. 2 of *Daosizm, islam, traditsionnai͡a kul'tura* (Moscow: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2022).

[25] Kheĭdok A.P. “Khram snov,” *Zvezdy Man'chzhurii: Rasskazy*, comp. Kolesov A. (Vladivostok: Ussuri Publishing, 1992), p. 87.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許慎：《說文解字》，〔清〕《欽定四庫全書》本，約西元 18 世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4419&page=128。

〔唐〕柳宗元：〈封建論〉，《柳河東集》，〔清〕《欽定四庫全書》本，約西元 18 世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3580&page=107。

〔宋〕蔡沈：《尚書集傳》，〔清〕《欽定四庫全書》本，約西元 18 世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115&page=15。

二、近人論著

Alekseev, V.M. *V starom Kitae. Dnevniki puteshestvii͡. 1907*. Moscow: Vostochnai͡a literatura, 1958.

Ancha, D.A. and Miz', N.G. *Kitaĭskai͡a diaspora vo Vladivostoke: stranit͡sy istorii*, 2nd ed. Vladivostok: Dal'nauka, 2015.

Arsen'ev V. K., “Kratkiĭ voenno-geograficheskiĭ i voenno-statisticheskiy ocherk Ussuriĭskogo krai͡a.” In *Nauchno-prakticheskie publikat͡sii, otchety, doklady. 1906-1916*, edited by Sokolov V.N. and Egorchev I.N., pp. 62–322. Vol. 3 of *Sobranie sochineniĭ v shesti tomakh*. Vladivostok: Rubezh, 2012.

Artem'ev, A.R. *Buddiĭskie khramy XV v. v nizov'i͡akh Amura*. Vladivostok: K and Partners, 2005.

Brailovskiĭ, S.N., *Tazy ili udikhė: opyt ėtnograficheskikh issledovaniĭ*. St. Petersburg: Printing House of V.P. Meshchersky, 1902.

Kaliberova, T. “Dom dli͡a Buddy: na Tavaĭze naĭdeny sledy drevnego khrama.” *Vladivostok*, 159 (3745), 25 October 2006, pp. 1, 7.

Kheĭdok, A.P. “Khram snov.” *Zvezdy Man'chzhurii: Rasskazy*. Compiled by Kolesov A. Vladivostok: Ussuri Publishing, 1992.

Nesterova, E.I. “Atlantida gorodskogo masshtaba: kitaĭskie kvartaly v Dal'nevostochnykh gorodakh (konet͡s XIX – nachalo XX v.).” *Ethnographic Review* 4 (2008): pp. 44–58.

Solov'ev, F.V. *Slovar' kitaĭskikh toponimov na territorii Sovetskogo Dal'nego Vostoka*. Vladivostok: Institute of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of the Peoples of Far-East, 1975.

Sorokina, T.N. “Kitaĭskie kvartaly dal'nevostochnykh gorodov (konet͡s XIX – nachalo XX v.).” *Diasporas* 2/3 (2001): pp. 54–74.

Vradiy, S.Yu. “Kamennai͡a stela bukhty Murav'inai͡a.” *Izvestii͡a Vostochnogo instituta* 3 (2019): pp. 6–20.

Vradiy, S.Yu., “Khramovai͡a stela Mat͡szu: ėpigraficheskiĭ pami͡atnik na i͡uge Dal'nego Vostoka Rossii.” Velikiĭ smysl vrat v Sokrovennoe: Religii, filosofii͡a i kul'tura Kitai͡a. Edited by Belai͡a I.V., pp. 234–253. Vol. 2 of Daosizm, islam, tradit͡sionnai͡a kul'tura. Moscow: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2022.

General'nyĭ shtab RKKA. Karta Primorskogo Kraia Masshtab 1:100,000, 1936. https://retromap.ru/1419364_43.264393,132.25358.

“Kitaĭskai͡a kumirni͡a vo Vladivostoke.” *V pamiat' piatidesiatiletiia osnovaniia goroda Vladivostoka i prisoedineniia Ussuriiskogo kraia, 1860–1910*. Compiled by Matveev, N.P. Vladivostok: Elektro-tipografiia gazety “Dalekaia Okraina,” 1910. https://lccn.loc.gov/201875989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合編：《清代媽祖檔案史料匯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 年。

濱下武志：《海的亞細亞：濱下武志跳脫陸地中心的史學視野，海洋如何奠定亞洲的貿易、移民、世界觀和國際秩序》，新北市：大家出版，2023 年。

WORKS CITED

Alekseev, V. M. *V starom Kitae. Dnevniki puteshestvič. 1907*. Vostochnai͡a literatura, 1958.

Ancha, D. A., and N. G. Miz'. *Kitaĭskai͡a diaspora vo Vladivostoke: Stranit͡sy istorii*, 2nd ed., Dal'nauka, 2015.

Arsen'ev, V. K. "Kratkiĭ voenno-geograficheskiĭ i voenno-statisticheskiy ocherk Ussuriĭskogo krai͡a." *Nauchno-prakticheskie publikat͡sii, otchety, doklady. 1906-1916*, edited by V. N. Sokolov and I. N. Egorchev, Rubezh, 2012, pp. 62-322. *Sobranie sochineniĭ v shesti tomakh*, vol. 3.

Artem'ev, A. R. *Buddiĭskie khramy XV v. v nizov'i͡akh Amura*. K and Partners, 2005.

Brailovskiĭ, S. N. *Tazy ili udikhė: Opyt ėtnograficheskikh issledovaniĭ*. Printing House of V.P. Meshchersky, 1902.

Cai, Shen. *Shangshu jizhuan*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Qinding Siku quanshu*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edition, approx. 18th century, 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115&page=15.

General'nyĭ shtab RKKA. *Karta Primorskogo Kraia Masshtab 1:100,000*, 1936, retromap.ru/1419364_43.264393,132.25358.

Hamashita, Takeshi. *Hai de Yaxiya: Hamashita Takeshi tiaotuo ludi zhongxin de shixue shiye, haiyang ruhe dianding Yazhou de maoyi, yimin, shijieguan he guoji zhixu* [*Maritime Asia: Takeshi Hamashita's Historiographical Vision Beyond Land-Centrism, and How the Ocean Established Asia's Trade, Migration, Worldview,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Dajia chuban, 2023.

Kaliberova, T. "Dom dli͡a Buddy: Na Tavaĭze naĭdeny sledy drevnego khrama." *Vladivostok*, no. 159 (3745), 25 Oct. 2006, pp. 1, 7.

Kheĭdok, A. P. "Khram snov." *Zvezdy Man'chzhurii: Rasskazy*, compiled by A. Kolesov, Ussuri Publishing, 1992.

"Kitaĭskai͡a kumirni͡a vo Vladivostoke." *V pamiat' piatidesiatiletiia osnovaniia goroda Vladivostoka i prisoedineniia Ussuriiskogo kraia, 1860–1910*, compiled by N. P. Matveev, Elektro-tipografiia gazety "Dalekaia Okraina," 1910, lccn.loc.gov/2018759897.

Liu, Zongyuan. "Fengjian lun" ["Essay on Feudalism"]. *Liu Hedong ji* [*Collected Works of Liu Hedong*], *Qinding Siku quanshu*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edition, approx. 18th century, 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3580&page=107.

Nesterova, E. I. "Atlantida gorodskogo masshtaba: Kitaĭskie kvartaly v Dal'nevostochnykh gorodakh (konet͡s XIX – nachalo XX v.)." *Ethnographic Review*, no. 4, 2008, pp. 44-58.

Solov'ev, F. V. *Slovar' kitaĭskikh toponimov na territorii Sovetskogo Dal'nego Vostoka*. Institute of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of the Peoples of Far-East, 1975.

Sorokina, T. N. "Kitaĭskie kvartaly dal'nevostochnykh gorodov (konet͡s XIX – nachalo XX v.)." *Diasporas*, no. 2/3, 2001, pp. 54-74.

Vradiy, S. Yu. "Kamennai͡a stela bukhty Murav'inai͡a." *Izvestii͡a Vostochnogo instituta*, no. 3, 2019, pp. 6-20.

Vradiy, S. Yu. "Khramovai͡a stela Mat͡szu: Ėpigraficheskiĭ pami͡atnik na i͡uge Dal'nego Vostoka Rossii." *Velikiĭ smysl vrat v Sokrovennoe: Religii, filosofii͡a i kul'tura Kitai͡a*, edited by I. V. Belai͡a,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2022, pp. 234-253. *Daosizm, islam, tradit͡sionnai͡a kul'tura*, vol. 2.

Xu, Shen. *Shuowen jiezi* [*Explaining Graphs and Analyzing Characters*]. *Qinding Siku quanshu*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edition, approx. 18th century, 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4419&page=128.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 guan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t al., compilers. *Qingdai Mazu dang'an shiliao huibian*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Mazu in the Qing Dynasty*]. Zhongguo dang'an chubanshe, 2003.